



# 话说娘娘滩

■王文才



一、河洲鸟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人所共知，娘娘滩是唯一鸟语花香有人烟的黄河小岛。

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端午节——据说这也是圣母太后薄姬娘娘生育太子刘恒的日子，借助当地古庙会为重修而成的娘娘滩圣母祠举行落成仪式时，我曾为这一自然人文荟萃的黄河景观草拟过一副这样的对联并横幅：

古今家国事  
山水汉蒙情  
天籁和鸣

意思很明白，其事其情古今交汇、家国交汇、山水交汇、汉蒙交汇，犹似一个全方位万能化的天人合一窗口，而共同奏响的是一曲堪称博大精深的和谐之音。不知此联能否概括了这儿的风光要义？却是我所了解的两滩历史和现实负载的一个简缩表述了。

娘娘滩和太子滩并称母子双滩，因传薄太后及汉文帝曾避居于此而得名，为黄河重点旅游资源。之所以名声在外，就在于它们的地理环境位置之特，在于它们的历史传说故事之美，在于它们的自然人文珠联璧合的天衣无缝。时空交错，形神兼备，于是相得益彰，在天生丽质之上就更有了神韵，有了情趣，有了三魂七魄厚重底蕴，有了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品质和内涵。

娘娘滩天生丽质。它的自然风格是清新的，人文风格是沉郁的。是清新与沉郁的两级分化与两级和谐。这个，或许正是当年娘娘的灵肉风采吧？

黄河中游河曲段，风格变幻最为鬼斧神工，神出鬼没，古县志记载的八景十二景汇集其间。自上而下，先有晋陕峡谷典型地段的十里长峡，“弥佛险洞”、“龙濠雷鸣”，接着就是“龙口吐珠”，这个珠所指就是位居开阔黄河中心的娘娘滩和太子滩了；而“两滩瓦砾”之说又是侧重于岛上古迹，强调的是厚重历史了。站在两滩举目环视，北有苍茫大漠上隐现着的从跨滩古渡口延伸而出的西口古道，这是过去岁月中不屈先人们抗争战乱与灾荒所遗传下来的特别记录，以及当今汉蒙两地两族民间友好往来的最新承载，古印迹上再添新印迹，似脉象如触角，感知着民心国运；抬头南望，有蜿蜒长城盘踞在高低山巅，叫“紫塞朝阳”，叫“边墙夕照”，相伴的都是另一类武勇的历史积淀。这黄河，这古道，这长城，三线交叉，恰是动静虚实相宜的古为今用的“三弦琴”，它们演奏出时而轻扬时而浑厚的时代之音，而且难解难分。脚下娘娘滩，作为万里黄河之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河之洲”，确实是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大树撑伞盖绿草铺地毯，到此一游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黛色参天。乡人燕治国写过纪实电视版的《娘娘滩》，乡人鲁顺民深入探讨过娘

娘滩渡口的今昔变迁，更有旁观者清的知名作家张石山面对娘娘滩曾经发出过深沉厚重的丹田之气《洪荒的太息》，但是真正的奠基之作还要更早一些。1960年代，吴象大记者一篇《岛上人家娘娘滩》在《人民日报》发轫，从此外界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原来也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罢了；1980年代，雷加大作家一篇《走西口》更加断言，“如果在黄河上建造水上公园，这里（按指娘娘滩）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定评同时还有定位，定性同时还有定量，“再合适不过”，一下封为“最”字号景观，而且属于著名专家的权威意见，当地百姓理当欢呼雀跃乐见其成才是啊！

那群众反响到底如何？实话实说，他们与专家意见明显相左。平素争强好胜的岛上人家却亮出一副不识好歹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异口同声说道：“薄娘娘避难是苦事，走西口逃难是苦事，建公园找乐子，难道要我们幸灾乐祸不成？”沿袭至今，岛上禁戏，也禁止在岛上举办任何娱乐活动。而且他们乖巧地把责任一鼓脑儿推给老天，说是老天不容老天有眼，违犯天规必遭灭顶之灾的惩罚——具体说就是本来随黄河水涨落而升降的娘娘滩要被水淹。而且煞有介事证据确凿，最近的例证在1981年，只因不听老人言灾祸立马在眼前。那冬有滩外人撺掇违例唱了戏，于是娘娘滩就使小性子不再随水往高里长，结果大年初一接喜神时老天默而不宣发动突然袭击，上演“水漫金山”把这个娘娘滩淹得几乎全岛覆没，只对娘娘手下留情剩了圣母祠这块手片大的高地，虽然天不灭曹，可老天对不安分岛民还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警告，甚至是驱逐出境，这是后话了。有史以来谁见娘娘滩承受过这么大的灾难？确凿实证都明摆在那里，信不信由你。

以上开场白，算是对周边自身大的环境氛围方面的一个概述。

## 二、山水情怀

从自然角度着眼，“淡淡妆，天然样”，娘娘滩山环水绕是再典型不过的田园风光。失落民间的同样淡妆天然村姑一般的薄姬太后到底不失皇家风范，她是很眼力的，而且熟悉基层情况，全国之大，一下子就选定了这样一个神仙去处作为隐居避难修身养性的最佳落脚点，而且一住便是13个年头，而且据说最后还是被文帝刘恒“逼”走的，文帝差人一把火烧掉宫殿，这样釜底抽薪，才逼得圣母不得不离岛回朝。就像那回老天爷借用水攻策略把不听劝言擅作主张的娘娘滩人逼离滩头那样，但不知这前呼后应两出戏文该叫水火无情呢还是水火有情？可以想见，离滩而去的娘娘也如同这儿走西口的汉子那样，一定会是“一步一回头，两眼泪蛋蛋流”吧，这就不是一个一般的流连忘返了。

娘娘是离不开这儿的山环水绕吗？其实仅此而已也就值得。

所谓“水绕”的水，是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原本一泻千里汹涌澎湃，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到了这里却一反常态，不但改向西流，而且贵妃醉酒似的东倒西歪左右徘徊。我曾在早年间一篇文章中作过这样的描摹：“极有可能在天公造物之初，尚属年幼顽皮的山兄水妹，像行进在节日河心中的彩灯那样没正经地追逐嬉戏，就留下来如此不算成熟老到的山痕水迹；亦或是此处本来就属清秀地面，偶尔到此一游的黄河竟一见钟情流连忘返，遂留下来如许走西口汉子般一步一回头的摇曳多姿的水踪山影。”人称塞北江南我说胜似江南，单单着眼自然它在内涵上也要比江南更加博大精深，比如说，它不但有着南方夏日特有的“门泊东吴万里船”，还有着南方冬日没有的“窗含

西岭千秋雪”。领略毛泽东《沁园春·雪》中“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非凡气概，我敢说没有比这里更身临其境一览无余的地方。

所谓“山环”的山，隔河北望是内蒙地面弓腰屈背的低矮土山，隔河南望是我们山西地面挺胸凸肚的陡峭石山，加之山头稀疏植被随风抖索，恰像两位性格迥异而长髯飘逸的老者在悠然对弈，而娘娘滩就是他们凝神俯观的天造地设的棋盘。山都不算有名，但山上的附着物却很不一般，南山头上有长城古堡盘旋，用作家周涛的话说：“黄河从河曲的娘娘滩一带行过的时候，沿途都有修筑长城的山峦护送着，城墙有时断残，有时消失，有时从山顶上挺起来。彷彿是一行踪迹诡秘的卫队和镖客，远远跟踪保卫着黄河。”上面古堡叫罗圈堡，据说论资排辈要比并列一起的明长城还年长若干，是古代戍边的营寨，现在偃武修文成为小有名气的影视基地——包括娘娘滩在内这一带拍过不少重头戏，比如广州电视台20集电视连续剧《老河》，北京电视台3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人》，日本人到此拍摄《黄河》、《长城》那是自然而然，可谢晋大导演把纪念国际儿童年影片《啊！摇篮》的外景地选定在此，到底是否与这个水上“摇篮”里曾经出了个“神童”太子有关啊？向北通往内蒙腹地的盘山小路，你照样不可小看怠慢，那是一条闻名久远的西口古道，它轻而易举地连接着一部气吞山河贯通古今的民族奋斗史与民族交融史。“苍天如圆盖，大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立于此处，但凡肚子里藏有几滴墨水，这首古诗你就会油然想起，可见这娘娘滩棋局是从古至今长摆不衰啊！

有着酷似棋局网方格田的娘娘滩本身，集中体现了一种风景优雅、气候宜人的自然美，是长城大河护持下的“盆景”小摆设了。娘

娘滩多大？河曲古县志载“广可五倾”，现存只剩三百多亩了。其形状又酷似宝岛台湾；也像一只大船，而且有着随水升降的特异功能。绿色田园里种着些玉米、小麦、葵花、油菜、花生、棉花、茄子、芝麻、绿豆、西瓜、山药蛋之类，甚至还种水稻，高低错落，色彩纷呈，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且不需要上农药施化肥是绝对的无公害作物，游客搞点绿色采摘什么的绝对能够找到陶潜那样的“采菊东篱下”的隐士高人的感觉；树头更是花样繁多，乔木有松柏杨桦榆柳槐，甚至还有桑树，以柳树为最多情，春天里柳絮轻扬成为这儿迎客的一道特别礼数。花果有桃杏梨枣梅苹果，以海红为最长寿，滩头存活三百年以上的“老寿星”还真不在少数。想要长寿并不难，多上咱们的娘娘滩。这海红是晋陕蒙交界一带的特有树种，貌不惊人却优点多多，“隐士高人”一个；酷似这里淳朴的岛民，此地岛民由于得此地气个个都是隐士高人。这里土壤肥沃湿润很适宜各类作物生长，当地百姓讲不慎撒颗钉子立马就会长成火柱，因此树木多属自生自长。自生自长的还有那些遍布全岛的掩径花草，人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在此即便去采也没人管你。还有两处地下小景不能不提，一处是服役至今的撑杆打水的几口古井，建于何时怕已无从详考，滋润民生倒确乎功不可没劳苦功高，是此地古往今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绝好物证。早在《天工开物》上就有的撑杆打水别处到底还有多少？可这里并非刻意保存古董而是他们千百年一贯制的自然沿用。当然古用途上又有新发展，人畜饮用灌溉田亩之外，他们还把它作为天然冰箱使用，夏天把存肉剩饭放入竹篮之内悬空吊入井中，就算入了冷藏，而且是绿色冷藏，至少是节能冷藏。于是我就推想，这办法的发明或许也如河曲酸米饭那样应当功归战乱，很可能是在逃难岛民坚壁清野之时因

祸得福试验成功的吧？有一处井架栽后成活，长成大树，而且拥抱着一截未活的横杆紧紧不放，演义着一出生离死别情深意长的“二人台”；也像联手擎起一把生死相依的绿色保护伞，这又活脱脱在把玩着这儿“钉子长火柱”“杂技表演”的新招数。另一处小景是地窖式猪圈，想来年代也不会短浅，岛民养猪不是地上磊圈而是地下挖坑，让一个个“天蓬元帅”住了“地蓬”，沦为“地牢”中的坐井观天之蛙，按说吧即便天神犯错也不应该姑息养奸，谁让你色胆包天调戏嫦娥呢？何况娘娘是岛上的嫦娥，岛民不敲打你不足以平民愤啊！先被玉帝打入凡间，又被凡间打入“地狱”，之所以一罪数罚屡降级别，只为着让这个不争气的花心蠹物长点记性。可这种明显有别于它处的沿袭，据说还不是意在虐待而相反却是意在抬举，是为了让这畜生更加便于接通地气；宽宏大量的娘娘到此一游后从此时来运转，不也正是由于接通了地气的缘故吗？我想之所以要给“元帅”建造这种别致式样的“行宫”，其实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岛上用石头得到南岸石山上去火取水运，地面垒墙显然不太方便。

滩上建筑除却一修再修的圣母祠，这里的小学校就算一个较大的人文景观了。书声朗朗，有古私塾韵味；这放飞的希望之声回荡在两岸三地上空，与圣母祠里传出的虔诚居士的诵经声融为一体，还有从稀疏村落随袅袅炊烟升起的鸡叫狗咬，共同形成了娘娘滩特有的“三教归一”的“民乐小合奏”。长时间小学校里只有一师五生，“五虎上将”也能闹出如此动静，竟引得那么多内外宾朋眼冒奇光口吐怪声。这恐怕是全世界最袖珍的学府，可有谁能够断定它就不会是当年太子的启蒙母校？至少应该包括有1981年水淹滩头时“受命”于危难之时、用炸河“礼炮”轰轰烈烈迎接到来的那位李广传人吧？

娘娘滩逆水北上，还有太子滩。太子滩是距娘娘滩五六里之遥的另一固定河心小岛，为高出河面许多的岩石结构，约有百亩，树木难长其上，但那是当年太子的“摇篮”，不长树木的石滩却长出来一个皇帝，而且是一个成就文景之治伟业的很像样子的皇帝；不长树木，怕正是这里成长过大材，拔尽了地力所致吧？此外还有若干有名有姓的小岛如大沙滩、黄草滩等，过去曾有七个，为不稳定滩涂湿地，水大时或冻河时即消失得像入水河鱼没了踪影，平时浮出水面呼吸时又可以抢季节种地；种河地，搭伙计，都算高风险行业。现在不种地了，却水草丰盛成为季节性牧场，出现了极为罕见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上草原景观。岛民把他们闲散的牛羊用渡船载上草滩便万事大吉，任由畜生们在滩上吃喝拉撒放浪形骸，形同流放，反正有水做的凭栏让家伙们难以逾越雷池半步；待到半月二十忽又记起，再摇船上去像吆喝自家贪玩忘归的孩子那样各自接回。其时牛羊已变得油光水亮不敢贸然相认，“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因此夏日登高远望，七滩如同镶嵌在蓝色天幕（现在黄河变清了）上的七颗绿色宝石（算是祖母绿吧），甚或可以说是蓝色天幕上的北斗七星，随着水涨水落而时隐时现，细看绿色之中还有动态的红白相间，那就是躲进小岛成一统的悠哉游哉的滩上牛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更有飞鸟放肆地跑到牛背上去跳舞，简直误把牛背当成了属于它们的一页页扁舟或者一方方舞台。风乍起，吹响一河“浪笑”；牛羊们一个喷嚏，扑楞楞惊飞一片水鸟。啊呀呀，一时间你会真不知道今夕何夕、此地何地呢！你如果有兴趣与牛羊们去结伴旅行也无不可，春夏秋三季经常举办有这一类“走出去请进来”的“特别岛民短培训班”。但是不主张你潜入草丛中去摸野禽蛋，保护动物人人有责；只提倡你挽起裤腿下到浅水里去捡奇石，鬼斧神工你可以尽收掌上

把玩。忽然想到两个关于牧字的引申义觉得很有创意：古代官场把管理百姓叫做“牧”，这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官衔名；而外国宗教又把教化百姓叫做“牧”，牧师就是个了不起的专业职称。教化管理怎么搞？请往娘娘滩这边瞧。这里宽而不乱动用强化“客观制度”约束的高明之举值得借鉴。但我不知作家周涛把他那包括对娘娘滩观感在内的系列散文叫做《游牧长城》是标新呢还是怀旧？长城游而再牧，游好理解，怎么个牧法？我辈俗人显然是想象力太过局限。倒让人想起当年河曲一代书记王海元立志要搞“小引黄”号称“手牵黄河绕山走”，以给娘娘滩一带再添一景；只这一个“牵”字就牵出了麻烦，有老干部上门质询“那黄河是牛是羊，怎么个牵法啊？”。推而论之：“这长城是牛是羊，怎么个牧法啊？”更何况人家黄河虽不是畜生却有腿，可你长城不是畜生又无腿呀？这叫秀才不幸遇上了兵，印证的正是娘娘滩象形与会意的二律背反……

经此管理教化，此地牛羊添了灵性，它们以俨然岛民自居，都会自动上船下船，一致保持着水乡泽国里特有的生活习俗。岛民出入更是离不开渡船，就像一些城市居民习惯于以车代步那样，他们是以船代步。而且岛上汉子一个个是浪里白条好身手，是娘胎子里练就的童子功；伴随山谷回响的岸边一声“船家”呼唤，滩头不定哪个草窠子里立马就会应声窜出一艘两艘舢舨小船来。加之船夫赤胸露背再加鬼哭狼嚎，就多了几许水泊山寨的古朴遗风。身居水寨，当然少不得打鱼为生，又且黄河鲤鱼贵为贡品，因此打鱼为生这儿曾经盛极一时，至今檐下还保存着他们昔日那原始形态的打鱼家伙，这物件非网非钩，而是一柄长杆，一头削尖，直插鱼腹，充当河鱼刺客，谓之杈鱼；对娘娘百依百顺的家伙们耍起狠来，有时真要比当权的吕后还要残忍三分呢。兔死狐悲大可不必，究其实这想法只不过是闲暇文人才擅长的“看三国掉眼泪”的小心

眼儿，那一河槽活蹦乱跳的鱼虾和酣睡滩上地宫的“元帅”们一样，都只不过是他们的天助我他的“菜篮子”工程，老百姓真要事事多愁善感那还不得给活活累死啊？想必也应该有撒网捕捞吧，不然，怕是难有完好无损的贡品孝敬朝廷的吧？

小小岛国自成体系，农林牧渔全面发展。而且“海红果是长寿果；开河鲤鱼活人参”，两样天珍并存一岛，想想这该是多大的造化呀！如果确认“千年修得同船渡”这话靠谱，那么修得如此这般一举两得非凡正果，又当需要多少个年头的闭门操练啊？

这就叫做傍山吃山傍水吃水，山山水水待娘娘滩人不薄，对娘娘滩人有着更胜一筹的养育之恩，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了。

### 三、传奇春秋

而娘娘滩人更加感知的是皇恩浩荡。

具体说，他们感恩戴德的是圣母娘娘，无端认定包括好山好水也都是那位当初命如其姓的娘娘带来的。

国家免征农业税那年我陪客人上滩，扳船老人喜大汉俨然以皇亲国戚口气告诉我们，免除皇粮国税在娘娘滩早有先例，这一回只能算作“恢复旧制”落实政策，因为看在他们老祖先飞将军李广护驾有功的份儿上，有据可查早在顺治爷主政时期就下旨颁诏免除了他们的一应种地负担。后来把他们降了级别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对待，那完全是不承祖制有违圣命。（他还出示了莫辨真伪却也泛黄的契证给我们看）那副我不敢比作阿Q式的自鸣得意面孔简直还有点咄咄逼人。原来老人口口声声的“皇恩浩荡”和我们说的并不是一码事情，时代已经进入到21世纪，而这里居住着的却依然可能是些相对于“新新人类”的远古人种吧。这算不算是一

种抱残守缺的精神“返祖”现象呢？但忠信可嘉是显而易见的。

皇亲国戚的老船夫还喜欢时不时地野腔野调吼一嗓子，直震得山水之间回声浩荡：

秦始皇，跑马察道修边墙哟（唱这句大概是抬头看到了南岸的长城吧）；

你姐姐，跑船上祸害你老哥哥哟（唱这句一定是思想开了小差，好汉重提当年勇，返回到了他的青年浪漫岁月）。

天一句地一句真正的不搭界，却唱得很朝廷也很民间。

说到古今官府，他只记着一个“越人金福增”。这是一个清朝时期的河曲县令，来至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在任时文化建树不俗，包括主持过娘娘滩圣母祠的一次大型重建。老喜记忆恐怕与此相关吧？

滩上聚居着百十口人丁，全部姓李，自称李广后代。老喜是滩上的资深人物、代表人物了，也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乐天派。他当然也姓李。因都姓李，大李老李和小李没法区分，于是只好以名代姓，这也算一个当地特产了。说起娘娘太子的故事来他如数家珍，当然仍是民间版本。其实，这些事虽然正史中至今还未找到确切记载，但在野史里有。现在的圣母祠壁画故事就是据此绘制而成的，不是凭空杜撰。《史记·外戚世家》记载，刘邦驾崩，吕后专权，薄姬还算是被从轻发落放逐到了代州。只这样一笔带过，剩下来的就要靠民间的补充和文物的考证了。娘娘不知怎么终于与幼子小刘恒落脚此地，她一方面精心教育儿子上演“三娘教子”，一方面入乡随俗学雷锋为老百姓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人好事。十分难得的是她还懂点医道偏方什么的，就给当地汉蒙百姓疗伤治病。从此远离宫廷喧嚣纷争，可以不问政治莫谈国事了，由国转家过起了寻常日子。正如《打金枝》戏文里唱的“尘世上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大汉朝第一家庭也概莫



能外。但不能说他们是落架凤凰不如鸡，因为日子过得还算悠闲自在，“斑竹一支千滴泪”，那个湘妃相比之下过得就太伤感了点儿；还因为她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认可与尊重，他们母子也被民意评定为“五好家庭”。这种能官能民能上能下而且亲民爱民的作风很值得我们当代为官者们借鉴。爱人者人恒爱之，于是当地百姓主动担当起呵护孤儿寡母的责任，真诚接纳了这对“荣誉公民”。民间和苦难都是大熔炉大学校，太子刘恒之所以长了出息后来皇帝当的好，成为文景盛世开创人，与这一段“插队落户”经历怕是密不可分的吧？尽管说到底他们还够不上彻头彻尾的老百姓。

他们确实不是普通百姓，因为宫廷还没有忘记他们给他们在这里修建了行宫，还委派戍边大将李广随驾护持当了“贴身保镖”。他们母子自己也其实心存高远，在暗暗地蓄势待发，以期东山再起重振朝纲。岛上出土了大量上刻“富贵万岁”的汉瓦和硕大的柱础，还有那么多历次重修殿宇的古碑，就是当年皇家建筑存在的铁证；河对岸罗圈堡内也发现了古代铁质矛头箭头，但不知是否和擅长骑射的飞将军李广有着某种直接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暂时落难而绝非凡妇俗子的母子对娘娘滩是有真感情的。这恐怕也不是至少不全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因为有诗为证：

异乡何处最牵愁?  
独有黄河滩上楼。  
日暮北来唯有雁，  
地寒西去更无洲。

这是首着眼此地的古诗。我不敢臆断是出自圣母亲笔，但描摹的却完全是圣母二次回宫后痛定思痛的反思心境。我不妨斗胆就诗论诗作几句点评。第一，此诗说的是娘娘滩无疑。因为有人家才有楼，而这个娘娘“滩”是黄河上唯一有人居住的岛屿；这个“楼”字极有可能所指

就是他们当年的栖身之所圣母殿呢！第二，诗中充分肯定了娘娘滩风光不错。向北向西都是荒凉去处，这里是过渡到荒凉的最后一块绿洲；北雁传书频添了悲凉意境，让人很容易想起“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名句。举凡这些背景材料，都是对娘娘滩的量体裁衣。第三，诗以言志，在表达感情上很不一般，又是“最”又是“独”的，第二故乡割舍不下呀！针对岛民乡亲的“减负工作”想必那时就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至迟该到唐代本家皇帝们就会有个了断，恐怕是远不止非要等到那个晚生小辈顺治爷才跑出来充好心人插一腿儿。

来而不往非礼也，这里百姓对娘娘太子感情那就更不一般了。简单一个几千年一贯制的风俗延续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岛民约定俗成，此地绝不允许唱戏闹红火，以志对这娘儿俩的千秋万代的怀念。这个前面已经说过，稍有不慎，就遭到了1981年大年初一水淹全滩的灭顶之灾。好在那年有娘娘护持尚无大碍，土墙民房略有破败，人员却是完好无损。不但无损而且有增——在一片救灾声中有位滩上孕妇忙里偷闲让一位爱凑热闹的李家后代呱呱坠地。这个事情在当时各大媒体上传为美谈。这孩子恐怕也是继太子出世之后第二个受到世人如此关注的滩上新生儿了。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眼见当时护持娘娘滩的功勋榜上应该有的其实远不止一个娘娘更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次灾情闹得确实通了天，于是惊动得省里都大兵压境了，当时的赵力之副省长亲自挂帅出征，炸冰排凌，飞机大炮都用上了，比解放河曲的战役还要凶险。“不死鬼”日本鬼子曾在1939年动用34架飞机狂轰滥炸河曲县城，但在用意上这两次轰炸就完全是两个极端了。另一位白清才副省长也不甘落后，拨专款为娘娘滩修了滩头护墙，筑墙工匠在“悠然见南山”之时心生惰怠，便生搬硬套山头长

城这现成“图纸”，照虎画猫把护墙建成了垛口形，粗心人看了还误以为是南山倒影呢。同时省里拨出巨额专款县里协调地皮在南岸娘娘口精心规划重建了新村。新村虽然仍叫娘娘滩，其实已不再是“岛国”一个，尤其老年人老也离不开原来的一统天下占滩为王，建在沈阳的故宫怎么说也不可能如老北京的原汁原味，时隔不久便由“特首”喜大汉挑头又纷纷遣返回滩，而且口号喊得梆梆硬：“至死不离寸地！”同为成全一桩乔迁之喜，真比当年汉文帝动员娘娘离岛更费周折一些，可惜咱共产党的章法不兴差人烧人家的房子呀。再说刚刚演罢“水淹七军”接着就加演一出“火烧连营”，这不也是一种“一罪数罚”？也实在够难为他们的了，那里是他们曾经与娘娘同甘共苦过的家园，那里是李广老祖宗给他们打下的江山，娘娘的祠堂在那里站着，祖传的家谱在那里挂着，不能对不过尊敬的圣母和列祖列宗。因此旧的村子还保留着，只是成了老人们的世界。而且鉴于前车禁戏习俗更加不敢再来半点马虎闪失；南岸新村则自然而然成为年轻人们的另辟领地，更多了一点新潮流派系的脱俗锐气。眼见浅浅水系几成代沟，好在还有悠悠小船充当说客，在两个娘娘滩村之间穿针引线，这样子“真假美猴王”——或者说“新老美猴王”——还算能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顺应岛民还有游客的呼声，县里终于有了重修娘娘滩圣母祠的动议。尽管当时修庙还不大合时宜，只能算作是个别领导的“勇气之旅”，因此当时在重修碑记中就特别注意到了不能“伤”及无辜。不过务实的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政治敏锐性，他们把握的是“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知人论事标准，不妨就让我们在此补记一笔吧。

1985年，县委书记任志华为娘娘滩圣母祠提议并兴修了简易碑亭，将碑文收拢一处避免

了继续散失(有几通文革散失的碑至今下落不明，古代柱础只因为借助了无意者之手侥幸“隐居”墙体之内才免遭劫难得以保存下来)。

2000年，县委书记丁雪峰以发展旅游业入题支持重建圣母祠。不便公开出面的他，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操持了这一“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当时作为分管旅游副县长的我担当过“二传手”角色，具体承办的是时兼旅游主管部门的县政府办公室赵方涛主任，工匠领班是号称乡土古建专家的杨在田。内里图文装点，分别画画的是秦占河，撰文的是韩瑞，塑像的是王钟明。托福于望子成龙而又教子有方的薄姬娘娘，这也是举办了一期门类齐全的“实战演习”培训班，至此奠定了河曲自己的古建人才小班底。而新殿落成之日也正是小班学员毕业之时。启动资金嘛，时任处长的省旅游局王斌武给拨来专款10万元，不过拨款名目是“太子滩旅游开发专款”。建设中由于单线联系少沟通还闹过笑话，现在大殿后面高耸的望河亭给游人感觉尚好，那却完全是“赵存师滚汤错领精神”的结果，现在看来似觉小气，可当时因为紧钱吃面就根本不敢想那么气派。其实是歪打正着“上错花轿嫁对郎”了。娘娘香火，从此续起。而且，这个工程虽与建设娘娘滩新农村不可相比，与老喜唱的跑马修边墙更是望尘莫及，但在打破左的思维定势和探索经济发展新路径方面，却真可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突破性标志或者说标志性突破了。

再加后续领导的接力，面对如上一系列“急苦救难”新举措，即便以皇亲国戚自居的老喜的权威点评也在口径上开始走向多元化，他说：“其实新政权里也有做事的人。”不过能够听出或多或少还是明显语带保留，看来想要得个老百姓的喝全彩真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

值得庆幸的是，时代毕竟在变化着……

#### 四、游踪撷趣

娘娘滩因为地处紫塞边关，又且是古道要冲，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来都有重兵把守，李广将军只是较早一脉而已。对过罗圈堡是铁打的营盘，居高临下，虎踞龙盘，已有多个时代的兵器出土；碑载滩上圣母祠清朝时曾多次毁于兵火，有一次的兵火其实是兵营炊火，驻军做饭不慎失火毁殿，那时虽无应急预案却也算纪律严明，损坏东西要赔，于是责任方从军费中开支白银若干，使娘娘古祠以崭新面目重新站起。20多年之前，娘娘滩头曾经意外出土了一枚未曾引爆的空投炸弹，一时引来众多好事之徒们战战兢兢的侧目围观。有人就认定它算不上文物古迹，因为分明是年代并不久远的东洋货色，很可能就是他们那次轰炸河曲时“瞎眼飞机”所下的蛋。但它作为河曲当代史上一件不该遗忘的跨国事件的最新铁证，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的。你想在种钉子长火柱的地方，种下这样的重磅炸弹长出来的又会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有几位当代名人与这儿的瓜葛很值得一提。

而且事有凑巧，他们中又多为军人出身的文人，和娘娘滩相匹配，是文武兼备，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李束为，山东大汉却在山西出名，他是与赵树理同期的山西山药蛋派五位老作家之一。他的文缘始于河曲，第一篇小说《租佃之间》就写于在曲峪村担任减租减息工作员期间，本来写工作汇报材料，兴之所至方向跑偏，写出来的竟然川剧变脸成了一篇小说；于是助长野心一发而不可收就成了大作家。那时以黄河为界两岸河曲正在搞真枪实弹的拉锯战“游戏”，兵荒马乱根本难以摆出一张安静的写字桌子，他的小说是盘腿压膝坐在老乡炕头小饭桌上“窝

憋”出来的。“从”这个“文”时还出了个姓“武”的插曲，忽有匪兵来犯，这个山东人是急中生智发挥优势赶快“弃文经商”装扮成个收猪毛坯子才得以蒙混过关逃过此劫。就在那一年，准确讲是河曲黄河以南解放不久的1942年，军人出身的他虽然枕戈待旦但闲情逸致不泯，决定慕名要上娘娘滩一游，人都走到罗圈堡下了，隔河相望娘娘滩近在咫尺；正欲上船过滩——“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有炮声——忽然就戏剧般传来北岸地面的炮声隆隆，枪子儿嗖嗖从头顶掠过。这不是演戏也不是演习更不是炸河排凌护佑百姓，而是真正的刀兵相见自相残杀，那个时候这样的状态就像后来炮击金门那样频繁，就像六月天那样时雨时晴不着调，并不见得是只针对区区一个来至水泊梁山地面的“收猪毛坯子”。咫尺天涯望滩兴叹，功亏一篑畏途而返，一晃50年过去，娘娘滩总也没能“攻占”上去，这岂止是单单“扫兴”二字了得？简直成了老人家的一块心病。1992年李老追寻旧梦重返曲峪，拍摄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50周年他个人的专题片——这是省作协的创意，为山西五老借机留点资料吧，李老就选择了来河曲拍片。我呢，则以县政府办主任和业余文学爱好者双重身份全程陪伴。拍片之余老人没忘再度提出要上娘娘滩，并郑重其事地说这是偿还50年来一个他人生的宿愿。那次我陪他们一行去了，这位老人简直变成了老小孩，看景，拍照，问话不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和滩上老者没完没了地叙谈。仔仔细细对全岛过筛过篦，过去欠账现在补，“利息”累加怎受得了？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来视，杨柳依依。本来简短的行程“作风拖拉”得以致竟耽误了按时回城吃饭。陪客领导怨我督促不力，我只能怪娘娘热情过度不顾大局。就在此次还愿的第二年，老人不幸仙逝。不幸之中也有幸，那就是在他的有生之

年,在失之交臂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安安心心地亲自上滩,破解了长期搁置心头悬而未决的一个今古之谜。这段佳话奇缘,同时也应该说是岛上人家娘娘滩的一份荣幸。

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无需多嘴大家也都清楚。1975年夏初,这位早年海归的一代大师一身戎装来到河曲。他大驾光临到底要干什么?我相信县委书记也不会知道,因为涉及了国家高层机密。当时只揣测是军事目的,因为有时任国家国防科工委主任、原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行;因为接踵而至的罗圈堡人防工程也可作为佐证。那是个周边最大规模的防空洞,上有长城下有洞,“高筑墙”再加“深挖洞”,马上皇帝朱元璋,开国领袖毛泽东,往事虽然越千年,魏武依然在挥鞭,南临黄河有遗篇。他们从太原卫星发射基地而来,河曲有一个基地所属的观察站。当时我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认定“社会帝国主义”比帝国主义更加凶险。1950年代就在娘娘滩附近帮我们精心设计过龙口水电站的高鼻子蓝眼睛老大哥,不知怎么脸子说变就变。而凭借黄河天险这里就处于针对苏联袭击的第二道战略防线。由此推断钱老他们此次大驾光临肯定是使命不凡。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娘娘滩一带,理所当然是必到之地了。这位在其它地方显然失之走马观花的特殊的观光客,却在罗圈堡下隔河凝神眺望了娘娘滩好长时间,陪同领导绘声绘色讲述了娘娘遭贬流放此地的故事,但是钱老却一直显出兴味索然,终于没有搭腔也没有上船上滩,“雪拥蓝关马不前”,又是一个望滩兴叹者。相陪领导不禁有点奇怪,想必不会因了时间局促,不会因了水运安全,而且据知他很擅长弹奏吉他,就在当晚还违犯当时禁令兴致勃勃秘密观赏过二人台旧戏《走西口》,虽说是军装穿在身可心还是文人心啊,文化人怎么可能同时又是

一个“冷面杀手”呢?何况社会帝国主义分明远在天边而并非近在眼前,何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吝啬一点点抬足之劳到底所为者何呢?大人物的心思有时真还让人很费琢磨。后来分析,弄不好怕是和他在美国的一段蒙冤受屈的遭遇有些关联。他曾被“帝国主义”诬陷为红色中国的最大间谍,在一处美丽的海岛监狱蹲过大牢,而那个海岛巧遇和娘娘滩又极其相似;还有更巧的是两地又都曾流放过无辜,于是触景生情,于是同病相怜,于是不愿旧伤疤上再添新伤疤,于是初来乍到的国宝大师也就不由自主地跻身于一贯苦着脸子做人的娘娘滩人之列,一时呈现出有点“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样子。是耶非耶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备战”身手不凡、秘密使命在身,钱老他毕竟是来过这处长城脚下黄河岸边,而且他会留有印象的,伤感的印象或许留存更深。好在这个既往不咎的时代局限,而今已经化为一段足以让人继续沉思默想的鲜活佳话。但不知现在年已近百的钱老,会不会还能够在心血来潮之时对娘娘滩来它个偿还宿愿捷足再登?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原来立体化了的现代战争竟也如同薄后娘娘那样的慧眼识珠,看来娘娘滩是劫数未尽,它命里注定难逃古往今来的战争洗礼,特殊地利决定了它必须得充当这个角儿。唉唉,什么时候此地才可望能在免税牌上再“御赐”一块免战牌呢?

雷加,全国著名作家,早年间曾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他到河曲按说只是采风而不会担任什么秘密使命,可是不知何故这个好像顶着满脑袋高粱花子的怪老头儿,花样翻新却玩开了隐名埋姓微服私访的游戏。他独自一人乘坐长途客运而来,连个轻车简从也算不上,难怪主随客便要实行低调接待呢!当时就随便点派一名文化干事去简单照看这位自称“文化客人”还不定有没有文化的不速之客。不防他居

然也提出要上娘娘滩。上就上吧,他不该神出鬼没完全不按套路出拳。上岛不久就逍遥于陪员视线之外,待得搜索入围却见他独自蹲在一块萝卜地内进行“野餐”——手举一棒刚刚出土带泥的胡萝卜在生吞活剥。礼数不周也不至于挨饥受饿啊,10年前送走一位“备战”的,这不10年后接踵就又来了一个“逃荒”的啊!让人不由联想到鲁迅笔下那位被人追打着跳出园子还不忘怀抱萝卜就跑就啃的饿急了的阿Q的尊容。好在圣母之乡民风淳朴幸而不见有人出来追打,否则那该会酿成一出多么人镜的“小品好戏”呀!就像娘娘滩人无意于特别顾及一个渺小萝卜的丢失,偏远河曲也不会特别在意一个庸常客人的悄然离去。直到离去半月之后县委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郑重其事的追询电话,有关部门才顿觉有点事出蹊跷诚惶诚恐。人家是了解雷老在河曲的行踪与活动情况的,雷老是谁?人们才知这个阿Q老头原来还真有点儿来头算个人物。人家只是真人不露相罢了,检讨起来咱们倒有点儿“狗眼看人低”不够意思;拔吃萝卜也不是人家饥不择食而是在“现场办公”品尝地道的三无绿色食品,这顶多是属于兴之所致感动失态啊!这些可不敢再胡乱猜测,有当年1988年第10期《山西文学》发表的他此行所写的散文观感《走西口》为证。正是在这篇“考察报告”中他明白无误地确立了如果建造黄河水上公园娘娘滩的“之最”地位。这里吁请特别注意,他选定这里的开发项目是公园而不再是战场了,这可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啊。这样好的选项和评价,他老人家如此卖力地上天言好事,可见人家对我们当初纯属无意无知的一时轻慢,压根儿就并没往心里去;或者竟可以说这类大文化人大就大在不拘小节脱俗超凡,注意力压根儿就不会集中在繁文缛节诸如居高为荣扰民为乐上面。这个,大概也正是娘娘当年甘当百姓与民同乐的

大家风范吧?

还有一位宋北彬。他从国家文物局调任山西省副省长,似乎还算不得上述层面的名流,可他却真正是官员里边的专家,军事化作风的文人。他撺掇北京文物局的专家朋友浪费五一长假宝贵时间,通宵达旦疲于奔命往返河曲,只为着看一眼娘娘滩上的破旧柱础。宋省长专程来娘娘滩我先后参与接待过两次,第一次是踩点,这第二次我记得是2003年五一节,属于带团了。由于假日主要领导不在,军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时任常务副县长的我,受命进行小马拉大车式的接待。接知后我们在岛南码头守候。北京客人是头天晚上从北京坐火车当天早晨才到达太原的,接着又转乘小车赶来河曲,长途跋涉的他们一下车就上船,作为“领队”,宋省长他一边疾步前行一边看着手表吩咐道:“滩上只能停留半小时,主要看看汉代柱础,然后回城吃饭时间要抓紧,今天还必须得返回太原。”好像手表上有他规定格式的“讲话稿”,目不斜视在那里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要知道太原到河曲单程就需五个半小时啊,这样风风火火的哪像观光团倒像救火队呀!到了放在圣母祠院内一角的最大砂石柱础前,他又变成了导游,由柱础形状推断建设年代,由柱础大小再推断原来大殿的规模。他说它是滩上汉代建庙最直接的证据,他说不管娘娘的传说如何,这汉代建构是确实存在过的;从而推断这传说也就并非完全属于捕风捉影……他们讨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好像他们专程远道而来只是为了找块僻静地面吵个痛快似的;也让旁观岛民无端地产生了误会:莫不是这堆分明破砖烂石的“前朝遗产”起了产权纷争?不然怎就值当朝大员们不远千里风风火火前来现场断案?那天离开滩上比预计的时间超了20来分钟。回到翠峰宾馆吃饭也只得相应推迟。草草吃罢,连房间都没上去就又登车离开了河

曲。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兵贵神速,由于匆忙疲劳再加路况不佳,途经偏关境内还美中不足出了点儿不大的行车事故呢。这批京都来客特点是具有冷静的科学头脑,绝无浪漫文人那般有感情用事之嫌,单从考古学着眼,娘娘滩真有那么大的价值度和感召力吗?我这个土老冒加半瓶醋,对分明来自国家级别的权威认定至今半信半疑。

不是不相信专家,而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 五、共话和谐

我在娘娘滩其实还接待过另外一位身份特别的专家,或者叫她作乡土专家,因为她热心研究的只是社会民俗学领域的专题,她身为内蒙古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最特别处在于她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那是个我们的历任皇帝老儿“跑马察道修边墙”的重点防范对象呀。她不是假扮的“侉子”而是真正的“鞑子”。她就是业已年过古稀的郑少如女士。2007年退出副县长岗位的我由政转文对走西口研究发生了兴趣,因此我们之间就有了共同语言,她还聘我担任了他们《西口文化》期刊的顾问。不定期“互访”已经成了规矩。大概成吉思汗的遗传基因余威尚存,蒙古人哪怕是蒙古女人都自带三分丈夫气,打起交道来让人觉得痛快,至少让你耳朵根子少了许多的“娘娘腔”。郑老心直口快,她更像是一位具有古道热肠又戴发噙齿的社会活动家。

一次她带一个包头旅行社过来接洽开辟走西口旅游线业务,在陪他们到娘娘滩途中,我说包头河曲有大小之别,但我们之间的缘分在于有两条挣不断的红丝线:一条是滔滔黄河水,君住河之头,我住河之腰,两地共饮一河水;另一条是漫漫西口路,那儿是集散地,这儿

是客源地,逆水而上走西口把我们融合在一起。现在开发旅游文化产业,这又变成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两张金字招牌。她很赞同这个说法。她说包头初解放时,平均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河曲人;现在两地放河灯都在呼应着,包头是农历七月初二,河曲是七月十五,半个月水路往回赶,顺流而下回口里。包头河曲确实是历史上走西口移民大潮的两个最重要节点,而娘娘滩渡口就可以算作是河曲方面的一个标志和亮点。

那次借助包头业内同行,我们共同踏勘路线对娘娘滩如何开发进行了一番梳理探讨,瞄准休闲度假,打造盛世景象。具体归纳出精品景观10处还有参与项目10个。点题于此,不做解释。算是设一个知识小考吧,详细内容请到本文中找去。参观景观:古建新韵(祠殿)、奇俗珍藏(展演)、校殿同期(教化)、生死相依(古井)、洞墙物语(防护)、烽火诸侯(狼烟)、影视基地(古堡)、纱帐牛羊(放牧)、排凌观潮(流凌)、代沟双滩(新村);参与活动:环岛游船、林荫漫步、绿色采摘、登堡攀崖、河灯祈福、巡滩觅石、湿地饲生、蒙乡买醉、四季泳场、滩头钓台。当然需要不断完善,可大致上这就是该滩旅游的10个手指头和10个脚趾头了,共计20件,不一定是大件却都是要件。有旋律,无主题,苦尽甜来两相依。为了吸引眼球,就必须内外引外联手脚并用学会弹钢琴啊。其中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我对郑老说了两句感谢的话,一句叫:“干姜还是老的辣”;一句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她笑而不答,像是有点自以为是的样子呢。

在娘娘滩头登高望远,我手指北岸有西口古道穿行其间的大漠荒野告诉于她,那一片内蒙古过去长时间曾是河曲的四区,1950年以河为界才又划归内蒙。这样划来划去就划出了两个小故事:二虎相争和母子离异。说虎其实

是猴，咱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任命的河曲县长凭河割据真假美猴王斗法，束为老当初上不了娘娘滩就是受阻于此；以河为界时把太子滩划归内蒙娘娘滩留在河曲这不就造成母子离异了？郑老听罢对后者大不以为然，她说怎么能叫离异？应该叫母子情深。蒙汉从来是一家，长城两边是故乡嘛！我笑答看来还是您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呀！

接下来进入祠内观看，她对壁画中选录的8幅全部歌颂杰出女性的历史附图故事感了兴趣。其中4幅画的是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等民族和睦故事，另外4幅画的是孟母择邻、岳母刺字等教育后代故事。前者媾和卫国而后者育才兴邦，都是顶要紧的家国大业，而扛起大梁的竟然是一批巾帼英雄。这组用心良苦的“母亲颂”作为主图的点缀，当然是从娘娘太子的故事连带生发而出的，以求酿造众星捧月烘云托月气氛，因为从与民同乐到望子成龙，娘娘圣母她都堪称旷世楷模啊。郑老称赞说这组“附图不附”，真是为娘娘滩风光画龙点睛了。不知是早有耳闻还是不谋而合，总之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她也像雷加老和中国妇联那样创意在这儿建水上公园、塑中华女杰群雕等等；而且建议明明白白就叫做“黄河母亲主题公园”。你想，在风光宜人、历史厚重的母亲河中娘娘滩上，打造并推出这样一位亲和而加魁伟的天人合一的形象大使，那该是一件多么具有全局意义深远意义的事情啊！那样的话，一定会寓教于乐感动中国的！

于是“天籁和鸣”超然意境嫣然浮出水面。

但是问题出来了，娘娘滩不乏伤心往事：宫廷内斗不算和，两岸交兵不算和；边地流放不算和，西口逃荒不算和；长城壁垒不算和，大

河天险不算和；“收猪毛倚子”不敢上滩不算和，“原子弹之父”不愿上滩不算和；高筑墙、深挖洞不算和，古代剑戟、现代炸弹不算和；鬼子逞能“公鸡下蛋”不算和，凌灾肆虐“水漫金山”不算和；推崇李广顶礼膜拜不算和，坚持禁戏哭丧着脸不算和……综观再加纵观，娘娘滩不大像是在“共创和谐”更多的倒有点“共体时艰”的意思。

但是心直口快的郑老那壁厢又说了：“时艰”是“和谐”的探马和向导、前提和铺垫，“和谐”是“时艰”的潮流和风向、标高和题解；由于有了“时艰”，“和谐”才显得厚重而珍贵；因为需要“和谐”，“时艰”就不能够无视和莫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此话听来拗口一点，但也似乎不无道理。

其实娘娘滩本身就是一本书，一本底色基调相反相成而绝非一览无余简单化一的足以包容天地人寰微言大义的大书，此书大到可以属于每一位读者，包括每一位智者和愚者、勇者和弱者，或者换种说法——慕名而来的每一位“入侵”者都可以如愿以偿满载而归的。

这才兴许是一种经天纬地抚今追昔的大和谐！

现在需要缓和一下绷得太紧的气氛了。容我开个不敬的玩笑吧，这个属于昔日游牧民族的蒙古族老太太恁般指手画脚“喧宾夺主”，这到底会不会是时至今日还在念想着人主中原饮马黄河“游牧长城”？如果答案属于肯定的话，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有伤和气的“文化入侵”呢？

啊啊，剪不断，理还乱，我的说不尽的娘娘滩……